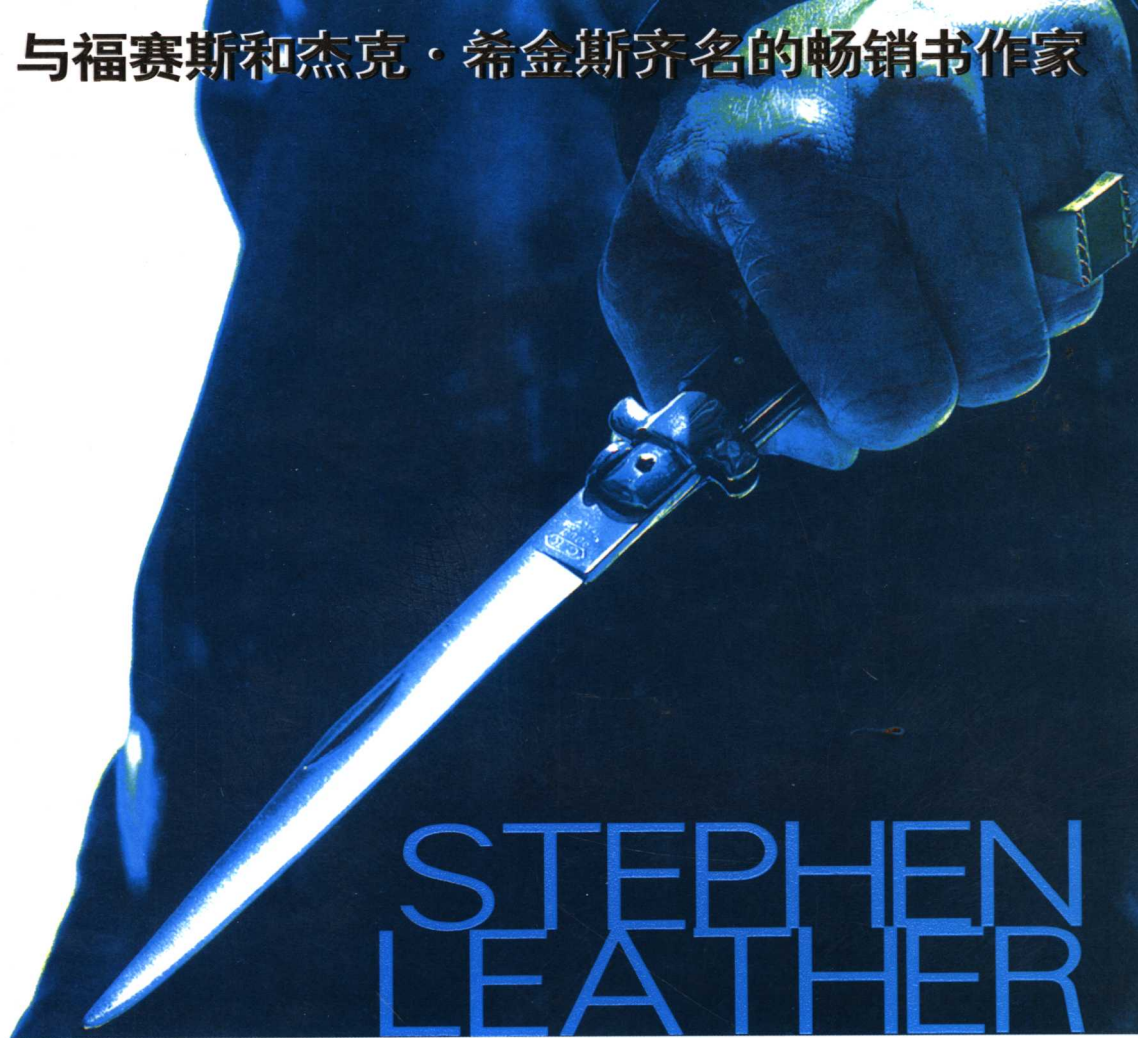


与福赛斯和杰克·希金斯齐名的畅销书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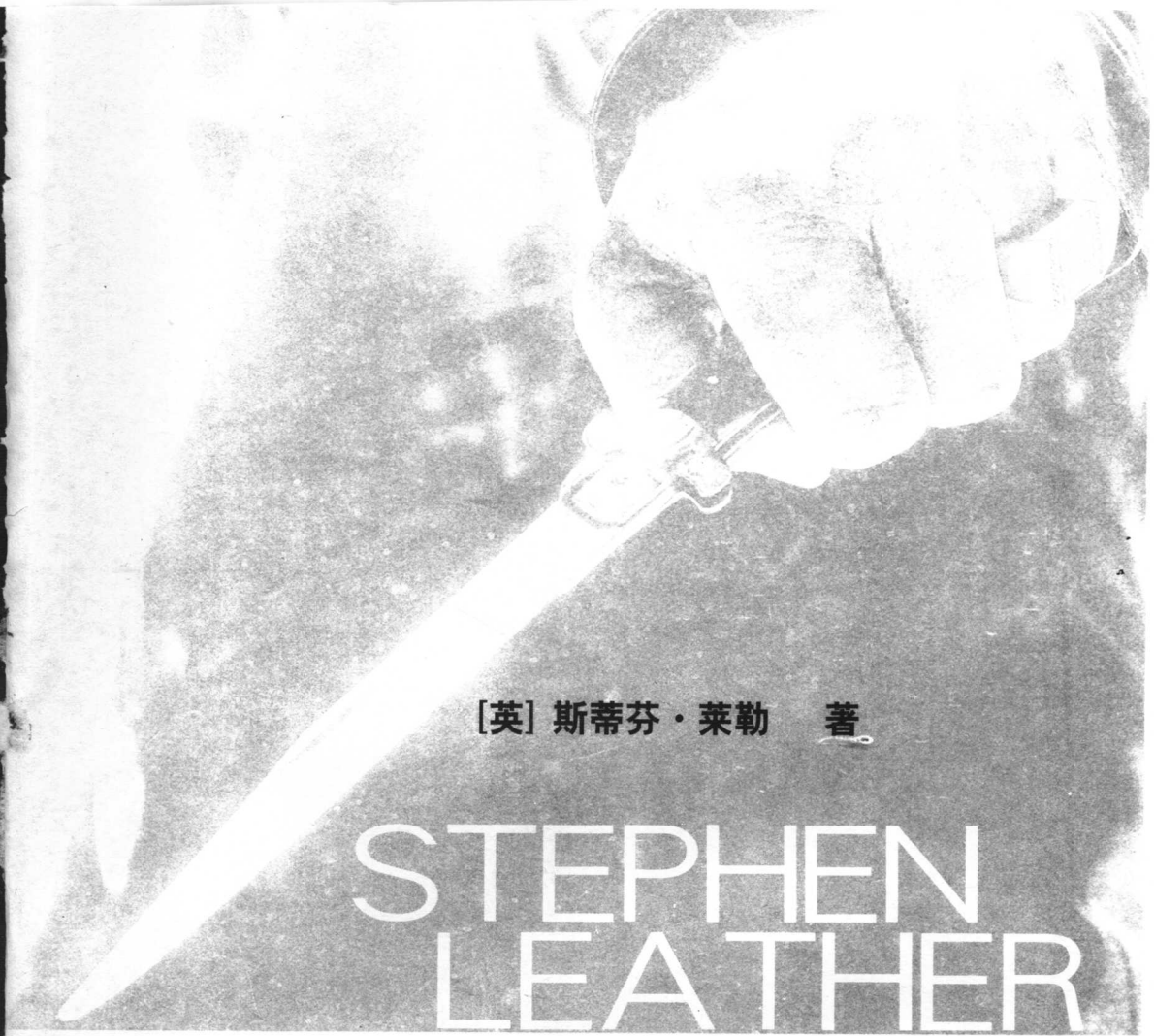
STEPHEN
LEATHER

[英] 斯蒂芬·莱勒 著

群众出版社

动作和解剖刀般锋利的惊悚小说

COLD KILL
冷杀



[英] 斯蒂芬·莱勒 著

STEPHEN
LEATHER

冷杀
COLD KILL

刘娟 译 王秋海 审校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杀 / (英) 莱勒著; 刘娟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

(虐杀恐怖书屋)

ISBN 978-7-5014-4173-0

I. 冷… II. ①莱…②刘…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6635 号

冷 杀

著 者: [英] 斯蒂芬·莱勒

译 者: 刘 娟

审 校 译: 王秋海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17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173-0 / I · 1713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斯蒂芬·莱勒曾是一名记者，先后为英国《泰晤士报》《每日邮报》和香港《南华早报》等报纸工作达十年以上。在做记者之前，他作为一名生物化学家受雇于英国化学工业公司，也曾在一个采石场里铲过石灰石，当过面包师、油泵服务员、酒吧招待，并为英国税务司工作过。1992年他开始全职写作，每年都有一部新作问世。他最畅销的小说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刑期》和《炸弹制造者》已被拍成电视剧。他也为《伦敦在燃烧》《敲击》和 BBC 的《脑中谋杀》等电视专栏节目撰写剧本。

斯蒂芬·莱勒现在定居于都柏林。

责任编辑: 张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献给阿米莉娅

致 谢

我很感谢英国交通警察局的阿里斯泰尔·康明，他让我直观地清楚地了解了警察的办案过程。我还要感谢劳埃德·柯瑞，他向我提出了很多关于航海方面的建议，并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此书可能出现的一切错误均是我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

我要感谢丹尼斯·奥多诺霍、芭芭拉·史迈林、亚历克斯·邦汉和黑兹尔·奥姆，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作品才得以成形。我同样要感谢卡罗林·梅兹，她是一名很优秀的编辑，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她一直支持我、鼓励我。

那个美国佬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同伙把电棒放在那个男人的生殖器上。“快说，谁给你的卫星照片，”他说。“告诉我们，这事就算了结了。”他头上戴着个小型耳机，银灰色的听筒下还有个弯曲的小话筒。

美国佬的同伙站在镜子的另一边，也戴着相似的耳机。他们大约三十出头，留着短发，眼神很冷酷。他们都穿着黑色T恤衫，袖子撸到胳膊肘。腿上穿的是牛仔裤，配着双笨重的工作靴。手持电棒那个人的鼻子断了；还有个人站在房间另一头的桌子旁，他的嘴上有道很深的伤疤。

断鼻子重复了一遍美国佬的话。

坐在塑料椅子上的那个男人也是三十出头。他已经三天没刮胡子了，而且没吃什么东西。他的眼睛凹陷着，还有很深的黑眼圈，黑色的头发乱蓬蓬的。“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他说。

伤疤嘴从桌上拿起一张照片，在那个男人的眼前晃了晃。这是在他公寓里找到的其中一张卫星图片。这些卫星图片拍摄的都是皇家空军米尔登霍尔基地。这也是美国空军轰炸机和加油机的基地，是第352特种作战大队的总部。关键是一个普通人没理由能拥有如此高清晰的卫星图片。而且这个人还标出了基地四周的所有闭路电视摄像头。

“谁给你的照片？”美国佬平静地问。

断鼻子一字一顿地重复完那句话，突然间大喊起来，他的嘴就贴在被绑的那个男人耳旁。

“你不能这么做！”那个男人大喝道。他说话带有曼彻斯特口音。他被拽到地下室来的时候身上还穿着件曼彻斯特联队的衬衫，现在全身赤裸裸的。他挣扎着，但是把他绑到椅子上的那些人都是老手了，皮带捆得紧紧的。

“不，我们可以的。”伤疤嘴说。

“我是英国公民。我有这样的权利。”

“在这儿你没有，”断鼻子回答道。“你现在在美国的领土上。你在这儿什么权利都没有。”

“我没犯法！”那个人大叫，唾沫星子从他的嘴边溅出来。

“你说谎，”断鼻子说。“你应该清楚说谎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快说，谁给你的照片？”

“我们知道你的阴谋，”伤疤嘴说。他把那张图片扔回桌上。“我们只要你说出谁是你的同伙。”

那个人闭上眼睛，想到马上要经受的折磨不禁浑身颤抖。

美国佬叹了口气。“动手吧！”他缓缓地说。

椅子后面有个脚踏板，连接着电棒和高压电池。依美国佬以往的经验看，直流电要比交流电痛苦得多。断鼻子的脚踩在踏板上，那男人全身痉挛。断鼻子的脚在上面足足停留了两秒钟，然后松开。那个男人瘫软在椅子上，拼命地喘气。他的身上不断地冒汗。

“再来一次。”美国佬说。

断鼻子的脚踩在踏板上。那个男人身体变得僵硬，背弯得像弓一般，嘴巴张得大大的，想大叫可是发不出声音。尿都撒在椅子上了。

这次足足有五秒钟。当断鼻子的脚从踏板上松开时，那人先是不断颤抖，接着不动了。

伤疤嘴走过去，试了一下他的脉搏。他点点头。那人还活着，失去了知觉但是还活着。

“我们出去透透气吧。”美国佬说。

他的同伙咧嘴笑了。伤疤嘴朝美国佬竖起大拇指。

美国佬取下耳机，放在桌上。他走出房间，经过两名值勤的海军士兵，他们身上背着子弹上膛的卡宾枪。他朝通向一层的楼梯走去，在读卡器上刷了一下安全卡，在键盘上输入了他的登录密码。那道门通向一条长长的走廊，经过储藏室和碎纸室，紧接着他来到了另一道安全门前。接着他又刷了一下卡，输入了另外一个四位数的密码。门开了，是一个主入口，几名持枪的海军士兵立在两旁站岗。当美国佬走过的时候，他们看起来站得笔直。

美国佬走出门，晒晒太阳。现在是中午 11 点，一个清新的春日。他站在那里，环视着广场，享受着扑面而来的凉快的微风，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呼出。离开地下室的感觉简直太好了。地下室里充满了汗味、尿味还有恐惧。他出生在一个农场，一直就很讨厌狭窄的空间。他沿着金属栏杆朝警卫室走去，把证件递给那名持枪的警察。警察向他回应了一个勉强的微笑，

然后打开门。在广场的另一头，几个穿着夹克的警察，手持卡宾枪，注视着他走过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雕像。

他从这个碉堡般的建筑物旁走过。这儿四周都围着厚重的水泥墙和金属障碍物，以防恐怖分子用汽车炸弹袭击。美国在全世界到处树敌，那些敌人总喜欢找醒目的大使馆发泄愤怒。而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上的这个大使馆比其他任何一个大使馆都更引人注目。

美国佬喜欢伦敦。这是个很文明的城市，有高档的餐厅，充满活力的剧院区，还有精心照料着的公园。他朝上布鲁克街走去，从两名持枪警察身旁走过，他们正站在一辆白色的陆虎车旁。英国人经常宣称他们的警察从不佩带枪支，可是在美国佬看来，这几天他碰上的警察都随身带着枪。他笑着朝他们点点头，可他们只是冷酷地盯着他。如今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威胁，甚至是一名中年的白人。每当他想保持头脑清醒，呼吸些新鲜空气的时候，散步就成了他的必修课。他会从下公园路走到海德公园演讲角，穿过公园，闲逛到蛇形湖。然后在咖啡屋逗留一会儿，喝杯咖啡，看着天鹅飞过，再阅读几页《国际先驱论坛报》的重要报道。不过最终他还是得回到地下室继续工作。

很难相信她居然是一个男人。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腿，还有一张模特般的脸，胸部丰满得简直无法用那条黑色的小连衣裙裹住。她正在酒吧前面的一个小舞台上，绕着一根银色的管子跳舞，那儿挤满了游客，男的女的都有。阿伦喝了口矿泉水，尽量不与她对视。这些泰国人妖都是很有目的的，只要你瞟了她一眼，她就会过来坐到你身边，抚摩你的大腿，让你请她喝一杯，或者是到旅馆开房。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人妖，为游客提供服务，她们的身材高挑，长得很漂亮。有几个戴着圣诞帽，身上穿的裙子用光彩夺目的金属片装饰着。大多数游客来自英国和德国，中年人，而且身材有点发福。单身男子通常会明目张胆地和人妖调情，而那些已婚的，一看到自己妻子的视线转移，就开始偷偷摸摸地动手动脚。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个人妖跟着顾客走出去，她的高跟鞋踩在地上咯咯作响，屁股左右扭动着，头发轻飘着，像是在宣告着胜利。阿伦心想：这些人知不知道自己在和一个变性人做爱呢？换句话说，他们介意吗？

这条街上所有酒吧传出来的音乐声混合在一起，充斥着所有空间，像是在比拼哪家店的音乐最响。游客们坐在路边的啤酒吧里，敲击着山嘎或者是昌牌啤酒瓶，还调戏比他们年龄小一半的女孩。穿着紧身牛仔裤的年轻泰国

男人骑着铮亮的摩托车闲逛，嘴里还叼着烟。他们注视着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招徕客人。

有人拍了下阿伦的肩。一个黑皮肤的女孩递给他一捧玫瑰花，那女孩的眼睛出奇地大。每一枝花都由塑料纸精心地包装好了。“二十泰铢，”她说。她可能还不到八岁。

“孩子，你妈妈呢？”阿伦问。

小女孩指了指右边。一个皮革般肤色、皮肤粗糙的妇女站在路边，手里捧了一大把塑料纸包装好的玫瑰花。她头上围着块颜色鲜艳的头巾，耳朵上戴着大大的金属圈耳环。她朝阿伦笑了笑，露出一排黑黑的牙齿。

“二十泰铢。”小孩重复了一遍，又把花往前递了递。

“不要纵容他们。”坐在他身边的女孩说。她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墙上的电风扇把她那齐肩的金发吹拂到脸上。她说的是波斯尼亚语，这是她的第二外语，阿伦说的也是波斯尼亚语。安娜出生在意大利，母亲是意大利人，父亲是波斯尼亚人。“如果没人从小孩手里买花，他们就不会利用小孩了。”她说。

“如果他们不工作，可能他们就没东西吃了，”阿伦说。“你认为是这样吗？”他也是混血，他的母亲是波兰人，父亲是俄罗斯人，不过他的父亲在阿伦出生前就离开了他们母子俩。阿伦和安娜是在萨拉热窝认识的。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三年来他们一直住在一起，如果一切照计划进行的话，他们也将死在一起。

安娜拨弄着小孩的头发。“她现在应该在家睡觉，而不是和妓女、嫖客搅和在一起。”

“今天是圣诞节，”阿伦说，他的口气带有点讽刺意味。“你的圣诞精神上哪儿去了？”

安娜哼了声。

阿伦从小女孩手里拿过一枝玫瑰花递给安娜。她接过来，笑他多愁善感。他给了那小孩两个十泰铢的硬币，朝她使了使眼色。她跑向她母亲那儿。

“你太善良了，阿伦。”安娜说。

“你知道不是这样的，”阿伦说。“你，还有其他人都很清楚。”

在邦格拉路尽头的这个生活区里有二十多家酒吧。这儿离普吉最繁华的海滩芭东，大约有一百码。五百多名妓女在这些酒吧工作，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变性人，不过即使是在晚上10点，也还有很多夫妻领着孩子在这儿附

近逗留。阿伦又喝了口矿泉水。他并不想伤害孩子，可这是真主安拉的意愿。炸弹得在能制造最大破坏的地方爆炸。如果这些异教徒决定带着孩子到妓女出入的地方来，那么他们就只能认命了。

他朝安娜点点头，她正对着他笑。她也在喝矿泉水。“高兴吗？”他问。

“高兴极了，”她回答道。“圣诞快乐。谢谢你送给我的玫瑰。”

阿伦举起杯子和她碰杯。“圣诞快乐。”他大声说。他身子向前倾，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脸颊。她身上散发出柠檬和甘菊的香味。这是洗发水的味道。“真主伟大。”阿伦低声说。

“真主伟大。”安娜附和道。神是伟大的。

阿伦和安娜一直等到酒吧打烊才离开邦格拉路。他们去了六家酒吧，不过只喝矿泉水。在那些酒吧里，他们看到其他伊斯兰教徒喝酒，和妓女们一道出去，通常这些教徒都是面带愧色的。违背伊斯兰教规理应受到惩罚。阿伦和安娜手挽手并肩走着，像其他在这里度假的情侣们一样谈笑，但是他们的眼神很警觉。这些小细节关系到他们行动的成败。警察在什么地方？交通状况如何？商店和酒吧何时关门？街上热不热闹？行人是在路中央走还是走在人行道上？阿伦和安娜牢牢记住这些细节。

他们顺着海滩路一直往下走，他们的铃木牌蓝色吉普车停在那儿了。没开多久，他们来到了海滨度假胜地，他们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三个星期了。他把车开到海边的平房，停在门边带有裂缝的水泥台阶上。海浪拍打着远处的海岸，棕榈树环绕着度假区，它们在夜风中轻轻地吟唱着。

他们下了吉普车。阿伦敲门，快速地敲三下，慢慢地敲两下，再用手掌轻叩两下。门开了，不过门上还挂着安全链。苍白的灰眼睛从门里瞟了他一眼，接着关上门，取下安全链，门打开了。他的名字叫诺伯特，三十五岁，是他们这伙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穿着件红球衣，腿上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褲，这条裤子是早晨他在路边的小摊上买的。他的鼻子和前额都被阳光晒黑了，刚涂完护肤露，显得有点发亮。“怎么样？”他问。

“很热闹，”阿伦说。“酒吧里挤满了人。”他用波斯尼亚语回答。诺伯特出生在卢森堡，不过像安娜和阿伦那样，他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波斯尼亚语。

这时，埃米尔从卧室里出来，他刚洗完澡，头发还是湿的。“明天？确定是明天吗？”他是四个人当中唯一一个出生在波斯尼亚的。

“就在明天。”阿伦说。他走进第二间卧室，从其中一张床底下拉出一个新秀丽手提箱。他把箱子打开，取出一大卷厚纸，然后回到起居室。埃米尔和安娜斜靠在竹椅上。诺伯特帮阿伦把纸铺开，并从厨房里拿了几个茶托压

住纸的四角。

他们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张手绘地图。阿伦指了指邦格拉路。“这儿全天都很繁华，不过晚上 8 点后更热闹，”他说。“酒吧 1 点钟关门。所以我们的最佳行动时间应该是在晚上 12 点。”阿伦指了指地图上的一个正方形区域，大约就在这条路三分之二的地方。“第一颗炸弹应该在这儿爆炸，”他说，“就在远洋广场百货商店外面。这儿人很多。附近会有很多摩托车，这样也会加大炸弹的威力。爆炸后，很快就会引起恐慌。大多数人会顺着路跑向海滩路。”他指指酒吧区，就是先前他和安娜喝饮料的地方。“两分钟后第二颗炸弹将在这儿引爆。那个时候街上一定挤满了人，我们会造成最大的影响。”他冲安娜笑了笑。他们将负责引爆第二颗炸弹。

诺伯特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呼出来。“真主伟大。”他说。

“真主伟大。”他的三个伙伴附和道。

阿伦直起身来。“还有问题吗？”

其他三个人摇摇头。他们都知道什么是必须做的，而且也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他们准备为圣战（指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的战争）献身。

阿伦走进第一间卧室。这个房间比刚才进去的那间大得多，不过这房间里也同样放着两张单人床。他们把两张床并在一起，这样能留出足够大的空间方便他们工作。装在金属汽油罐里的 150 公斤塞姆汀塑胶炸药，还有成把的钉子、螺丝钉和垫圈，这些都是他们在曼谷买的。还有很多金属物品绑在汽油罐上。这些塞姆汀塑胶炸药是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被运到了利比亚。几年后利比亚人卖了一批给爱尔兰共和军，然后这些炸药由一艘西班牙货船运送到了都柏林。运送的时候炸药被分成四份。一份被带到了伦敦，制成了威力很强的炸弹。1993 年 4 月炸毁了伦敦的金融区，炸死 1 人，并造成十多亿英镑的损失。

余下的炸药被藏起来了，直到三年后另一部分被运到伦敦，引爆了 1 吨炸药。炸弹引爆地点在南部码头的多克兰轻轨，炸死 1 人，炸伤 39 人，结束了爱尔兰共和军长达七个月的停火。

四个月后，又一批塞姆汀塑胶炸药被用来炸毁曼彻斯特的一家繁忙的购物中心，炸伤了两百多人。只不过在爆炸前，爱尔兰共和军发出过警告，因此没有人被炸死。而即将在邦格拉路引爆的两颗炸弹，没有任何警示。阿伦和他的三个同伙只想炸死尽可能多的人。只有当死亡和毁灭的景象展示在世人面前时，政策才会有所改变。西方世界才会了解要尊敬地对待穆斯林世界，而不是蔑视。

20 世纪 90 年代，剩余的塞姆汀塑胶炸药被埋在戈尔韦的一个墓地，就在一位八十三岁的天主教牧师的墓碑下。紧接着《星期五和平协议》的签定，爱尔兰共和军最高指挥部决定处理掉这些库存的炸药，把它卖给了一个波斯尼亚犯罪分子。这个人在集装箱的底部装了个假隔层，把炸药放进去，偷运到了萨拉热窝。阿伦用了一手提箱的欧元才把它买到手，在此之前这些炸药仍然藏在郊区的一个货仓里。这些炸药通过陆地交通，途经那个三十多年前制造它的国家，来到了泰国。在必要的时候行贿，运送它的那辆货车顺利地抵达了普吉，途中没有一名海关官员检查过它。

阿伦蹲下去检查汽油罐的时候，诺伯特和埃米尔站在门口。他向他们俩点点头表示认可。“干得好。”他说。

诺伯特和埃米尔都笑了，很高兴听到他的表扬。“引爆器怎么样？”诺伯特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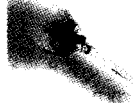
“明天，”阿伦说。“明天我们就能拿到引爆器。感谢真主。”

感谢真主。神的旨意。

一个沙特阿拉伯人沿着海滩散步，享受着清晨凉爽的海风。一个穿着紧身 T 恤的泰国人在慢跑，朝他这个方向跑来。这个泰国人的肌肉很发达，他光着脚，脚板拍打着湿湿的沙子。他朝这个沙特阿拉伯人笑笑——有点像是妓女出来拉客时露出的笑容。

这个沙特阿拉伯人往别处望去，一点也不尴尬，倒是有点生气。他穿着件廉价的棉衬衫，套着肥大的棉短裤，还拖着双廉价的塑料凉鞋。他戴了副雷朋太阳镜，肩上扛着个编织袋，袋子上印满了大象的图案。这儿附近没有小贩——对小贩们来说现在时间还太早。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游客开始向海滩走去。过不了多久那些小贩就会出来了，他们常年在强烈的阳光下兜售物品，皮肤已经晒黑了，主要是卖些廉价的毛巾、布裙、煮熟的玉米、中国产的塑料玩具和泰国地图。想晒太阳浴的游客难得有这么一会儿的清静，不久小贩就会过来遮住阳光。

这个沙特阿拉伯人离开海边，走向海滩路。有几辆红色的嘟嘟车（泰国特有的三轮摩托计程车）停在一家低层的旅馆前，司机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不过他尽量不去看他们的眼睛。在他看来，他在普吉碰见的每一个泰国人都想从他身上捞点钱。每次他经过服装店，穿着长袖衬衫的印度裁缝都招徕他进去，酒吧女暧昧地朝他笑，小摊贩冲他叫唤：“请瞧瞧吧！”八个小时前他才刚刚抵达普吉，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已经被人骚扰过至少五十次。有



时不停地摇头也是件麻烦事。

他租了一辆丰田花冠，从曼谷开到这里。由于爆炸事件，警察会检查所有出入岛的航班。他住进了芭东海滩的希尔顿酒店，中东来的游客很喜欢住这家酒店。他独自一人在露天餐馆吃的晚饭，旁边的食客都是些阿拉伯人，女人们都裹着传统的黑长袍，这种长袍有点类似斗篷；孩子们没人管，到处乱跑；一伙一伙的男人们围坐在一起，喝着香茶。

傍晚时，他到阿伦他们住的海边小屋附近转了转。他坐在酒吧里，远远地注视着它。他喝着七喜，与一个酒吧女掷骰子玩。他心里暗暗窃喜，没有人监视阿伦的小屋。他还看到阿伦和安娜一起开着吉普车离开邦格拉路。没人跟踪他们。这个沙特阿拉伯人等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招来一辆嘟嘟车。他坐在车后部，车子摇摇晃晃地顺着海滩路驶去。他摇了摇铃让司机停车，然后从车里爬出来，站在邦格拉路的十字路口处。

他花了一晚上的时间监视着阿伦和安娜，喝着饮料，无视那些年轻女孩的挑逗。无疑在她们眼里，他是个帅哥，而且还想跟他到旅店里过夜。他对嫖妓不感兴趣——至少不想在泰国：泰国女人棕色皮肤，短鼻子，吸引不了他。如果是在伦敦和纽约，他就很乐意了，最好是双腿修长的金发美女，而且要两个。他一直等到阿伦和安娜离开邦格拉路，才回希尔顿酒店。晚上他睡得很香，确信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这个沙特阿拉伯人经过阿伦他们住的小屋时，心里暗喜。这次行动已经酝酿了六个月，现在终于有收获了。成功的关键在于躲藏在这间漂亮小屋里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小屋有倾斜的屋顶，还有柚木的阳台朝向大海。

自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被袭击后，全世界的阿拉伯人都成了嫌疑犯，不管他们是不是穆斯林教徒。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只要他一登机，其他的乘客就紧张兮兮地盯着他看。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有可能是恐怖分子；只要是来自中东的人就有可能殴打空姐，夺取飞机，或者是引爆装满了炸药的鞋。阿拉伯人在登机口、在机场安检处、在旅馆总是被人仔细地搜查。他们都是有罪的，要被送到关塔纳摩湾或是送到贝尔玛什监狱，剥夺他们基本的人权，除非他们可以证实自己是无辜的。他要出远门也是非常不方便的——即使有英国护照，而且一听他的发音就知道是出自上流社会。9·11恐怖袭击后，基地组织的成员几乎不可能潜入西方国家活动。组织需要一些长得不像恐怖分子的成员。金发、白皮肤的穆斯林教徒正是合适的人选，他们时刻准备为穆斯林牺牲，而且还面带微笑。他找到了这些符合条件的男女，并安排培训他们。现在他们准备为圣战献身。

这个沙特阿拉伯人从袋子里拿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铃声响了三遍，阿伦才接通电话。“明天的会还是按时开吗？”他问。

“推迟一天更好。”阿伦用带口音的英语回答。这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回答，表明事情依计划进行。如果没法实施计划的话，阿伦就会同意他的提议。

“太好了。”这个沙特阿拉伯人挂上电话。在阿伦他们的住所附近悠闲地转了转，如他所愿没有人监视这里，然后他走到小屋前，敲了敲门。快速地敲三下，慢慢地敲两下，再用手掌轻叩两下。

门开了。他一进门，阿伦就拥抱他，亲吻他的脸颊。“真主伟大。”他说。

“真主伟大。”沙特阿拉伯人也说，踢掉他的凉鞋。“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都准备好了。”阿伦说。

他们都说英语，用他们共同的语言：全世界恐怖分子共同的语言。

安娜、诺伯特和埃米尔笑着站在第二个卧室门口，有点紧张。他们三个都没见过这个沙特阿拉伯人，但是他们都认识他。

这个沙特阿拉伯人走过去，一一拥抱他们。“真主伟大，”他拥抱着他们说。“神是伟大的。”

“我们这儿有茶。”安娜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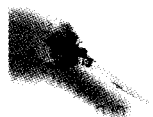
“我在这儿待不了多久，”沙特阿拉伯人说，“不过很感谢你。”

他坐在竹椅上，从袋子里取出一个塑料纸包装好的包裹。他把它放在咖啡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装着六根铅笔状的金属管，每一根管子上都连着塑料涂层覆盖着的金属丝。他把管子一根一根地摆在桌上。引爆器是由阿联酋国际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带过来的，这个飞行员以前也帮他带过这样的引爆器。事实上，即使是有二十多年经验的飞行员，也会被搜身，不过这些引爆器藏在飞行员的飞行箱隔层里。这个沙特阿拉伯人在香格里拉饭店见到了他，这家饭店正对着曹亚普拉河。他们在那儿喝咖啡，吃些小点心，还聊了一会儿。接着这个沙特阿拉伯人拿着引爆器离开了。飞行员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个信封。信封里装的是十万美元，崭新的钞票。

“每个设备上分别装三个，”他说。“电路在哪儿？”

阿伦指了指卧室。“在里面。”他说。

沙特阿拉伯人站起身，走进卧室。他粗略地看了看装满炸药的汽油罐。电路就放在并排的两张床上。他仔细地检查着。每个电路都装有两个电池，两个开关，其中任何一个开关都可以接通整个电路。多装一个开关是必要



的。他们不能容许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错。还有闪光灯，可以用来检测电路的情况。他还检查了四个开关按钮，它们都很正常。

他回到起居室。其他四个人带着期待的眼神看着他。“干得好，”他说。“你们做得很好。”

他们四个人是圣战的先锋，为了穆斯林献身的烈士。《古兰经》上说烈士可以无限制地与七十二名黑眼睛的处女做爱。而且据说烈士可以直接上天堂，他们的七十个亲戚也可以跟着他们一起上天堂。有八千个仆人伺候他们。他们还能亲眼看到真主安拉。这个沙特阿拉伯人不信这些，当然房间里的四个人也不信。但是他们仍然愿意为圣战献身。“真主伟大。”他们一齐说道。

就在波光粼粼的安达曼海的九千米之下，数百年来一直在积蓄着力量。地壳构造的应力，还有人类制造的可以超越一切的压力。几千年来印度和澳大利亚所在的巨型石头板块正一点一点向北移，碰撞着和它同样大小的欧亚板块，该板块临近印度尼西亚。数百万吨的岩石相互挤压，正如陆地从地球表面浮出来时一样。三天前麦加利群岛发生了地震，但是丝毫没有减轻临近苏门答腊岛的压力。

破裂并不是由一个单一的事件引发的。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板块相互挤压着，在下一刻它们就分开了。精确地说，应该是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12 点 58 分。南边的板块和北边的板块分开了，就像推土机的铲子铲开湿土一样。岩石像纸板一样裂开。几百年来积聚的压力一起释放出来了。这种力量是难以想象的，比原子弹摧毁广岛的威力还要大一百万倍。

里氏九级地震使苏门答腊岛摇晃了长达三分钟。待到震动平息下来的时候，已有数百人丧生。历史上只发生过三次比它更为强烈的地震。地震引起的伤亡仅仅是苦难的开始。海底出现了 1200 米长，100 米宽的大裂口，平均深度是 20 米，顷刻间吞进去了数百万吨的海水。在海面上，波光粼粼的海浪没有丝毫改变。但是在海底深处，洋潮开始以巡航飞机般的速度向外涌，向各个方向，北边，南边，东边和西边。即使是以如此快的速度，海啸登陆的时间也将是在两个小时之后。

地板晃动着，这种轻微的颤动是脚底能感觉到的。阿伦望着安娜。“你能感觉到吗？”

她点点头。“好像有点晃。”